

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分野——以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为线索

潘泽鹏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摘要: 阿尔都塞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绕不过的思想家, 强调理论体系及其对象是理论建构的结果, 从而区别于现实对象。在理论生产的过程中, 理论的问题式建构出理论对象以及对问题的解答。问题式的差异决定了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差异, 在意识形态理论中, 认知的结构同意识形态的“镜像”结构是一致的, 意识形态理论对问题的回答隐藏在问题式之中, 这意味着意识形态理论建构服务于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

关键词: 科学理论; 意识形态; 问题式

DOI: 10. 64216/3080-1516. 25. 05. 043

早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关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差异, 并提出马克思的思想之中存在一个认识论上的“断裂”。这一“断裂”划分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两个不同的思想阶段。对于阿尔都塞而言, 马克思思想上的不连续性意味着思想前后的异质性。阿尔都塞区分了意识形态的理论、科学的理论, 侧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本质, 因此有必要阐释阿尔都塞对区分意识形态和科学的看法, 认识意识形态与科学内在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差异, 从而准确把握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独特性。

1 理论对象与现实对象的划分

早期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划分, 是从认识论的领域开始的。阿尔都塞反对传统认识论的理论框架, 认为理论对象并不直接等于现实对象, 在认识过程中理论对象的生成只有在特定的理论体系(认知结构)中才得以可能。

传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把理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镜像的反映, 即客观的、自在的对象刺激感官从而产生主观的印象, 从而产生各种观念(概念), 借助经验性的观念, 能够构筑起特定的理论体系。对于经验论者来说, 理论同对象之间的同一性关系为理论的真理奠基, 同样的, 当某一理论被验证为真时, 说明理论同对象之间具有同一性。一般而言, 强调真理的本质是理论同对象之间具备同一性的观点, 被称为符合论, 而符合论则往往预设了真的理论所指称的对象同现实的对象是同一的。然而问题恰恰出自于此, “认识加工它的‘对象’, 但不是加工现实对象, 而是加工它自己的

原料。这个原料从严格意义上说就是它的‘对象’(认识的对象), 是从认识的最初级的形式来看就已经是不同于现实对象的对象”^[1]。传统的认识论关注的是“认识—对象”这一对关系, 而阿尔都塞意识到实际并非那么简单, 事实上理论同现实对象之间并非是直接的符合关系, 而是“理论(概念体系)—理论对象—现实对象”这一更复杂的关系, 理论同现实对象被理论对象所中介。

理论对象与现实对象所处的场域不同。自然对象指的是历史之中的自然现实与社会现实, 理论对象则是由思维所建构因而是思维的过程并受制于思维的结构, 因此理论对象异质于现实对象。在德国观念论中, 康德也认为知识对象内在地具备先验结构(时空、范畴), 因此知识对象与客观实在(物自体)之间存在本质差异。应当指出, 阿尔都塞并非是倒退回唯心主义。后者往往从主客二分架构出发, 把思维绝对化为主体的能力而同现实对立, 而是强调理论对象与理论本身之间的辩证关系, 理论对象不仅同现实有所关联, 同时也是认知主体在思维之中建构起来, 因而受制于主体思维所铺设的框架。正如阿尔都塞明确反对主观主义(区别于唯心主义)一样, 理论对象并非是认知主体任意创造, 而是从属于客观的整体结构, 结构中的各要素作为部分都被结构整体制约, 因此理论对象本身是客观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 这种客观性并非来自于经验论所假设的外在实体, 而是“整体的结构的作用”^[2], 即对象是在结构中客观地生成。

理论对象的生成过程同现实对象的历史运动相互缠绕在一起。此处的逻辑在于, 在理论上指认某个对象

“存在”不能说明我们对理论对象有所认识,只有当这一对象作用机制展开并呈现出来时,才能够说对象已经相对于主体生成。吴猛认为理论对象的生成意味着一个“局域性结构”的生成,并且关联于现实对象的生成过程^[3]。阿尔都塞对此有着清晰的认知——“任何术语都是同作为这一术语基础的理论体系相联系的,任何术语自身都包含着特定的、有限的理论体系”^[4]。一个概念术语背后总是假定一个相同的理论对象,一个有意义的概念术语只有置于一定的理论体系之中才会有意义的,因此一个有意义的对象是相对于特定的理论体系,这意味着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对象便需要一个与之适应的理论体系,正如“剩余价值”这一概念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已经涉及,但“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过”^[5]。从认识过程的角度看,恩格斯的论述恰恰是指明了在理论体系架构起来后,剩余价值才真正成为一个对象进入到理论的视野之中而被意识到,这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明明分析到剩余价值却又忽略了剩余价值的本质。

然而,理论对象仍然同现实对象保持了相对的距离,当各个理论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时,才能够把握到理论对象同现实对象的联系,反过来说对象现实地在生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到“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6],各个理论对象及其关联的局域性结构被逐一阐明,整体结构逐渐显现,现实才完整地展现在眼前。当马克思强调,只有从抽象到具体才是科学的道路时,正是要指出现实对象作为整体结构存在,各个局部理论之间的关联被明确后,现实便会真正暴露出来,这种关系类似于“冰山一角”中冰山露出部分与水下部分的关系。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下剥削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被掩盖在自由劳动的表象之下的,而在奴隶制社会的剥削却是能直接感受的,但是若要正确阐明剥削过程只有在明确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现象后才得以可能。因此,阿尔都塞认为只有明确整体结构,才能正确认识现实。

由此可见,阿尔都塞区分出理论对象与现实对象,前者与作为认识结果的理论体系处于一种辩证的结构之中,这意味着应当从结构的角度去审视理论,而结构所具备的辩证特征暗示了理论与理论对象之间的动态

交互的过程,为了阐明这一过程,阿尔都塞引入了的“问题式”概念,把理论过程视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过程。

2 问题式作为理论生产的核心概念

“问题式”一词是认识论断裂理论的关键词,阿尔都塞将其定义为问题提出的方式,即问题的生产方式。在阿尔都塞看来,一切理论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意识形态理论,一种是科学理论,问题式的差异决定了两者之间内在结构上的差异。

阿尔都塞借用雅克·马丁的“问题式”的概念,主要是关注“理论如何生成”这一问题,即“理论架构的生产机制”^[7]。恩格斯曾对物质性观念的证明做过评述:

“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8]。恩格斯把科学视为一个过程的思想是毋庸置疑的,对于理论整体的把握应当关注其历史的动态生成过程,物质性的观念作为证明对象,并非一开始就是明确无误等待匹配的“证据”出现,而是由浅到深的、由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物质性作为理论对象置身于这个过程之中并且同哲学、科学的理论体系关系密切。对于这个一个过程,阿尔都塞转换了视角,其把理论的生成过程视为一个理论被生产出来的过程,当成“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9]。可见,阿尔都塞实质上拓宽了“实践”这一概念的含义。“理论作用于特殊的对象,并制造特殊的产品,即认识”^[10],在理论的生产过程中首先需要一定的“原料”,需要一定的“生产工具”,后者指的是一定的概念以及理论方法,这一点符合一般的直觉——即把具有普遍性的某些界说应用于解释具体的现象。前者则稍微复杂——“它的工作是要通过对由以往的意识形态理论实践所确定的意识形态‘事实’批判,确定它自身的科学事实……它加工的原料或者仍然是意识形态的概念,或者是科学‘事实’,或者是已经过科学加工、但仍属于前科学阶段的概念”^[11]。除去理论业已明确为科学的阶段,阿尔都塞提出了一个“前科学”的阶段,也就是科学的史前时期,在这一个史前时期中,理论要加工的对象实质上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事实”。

阿尔都塞的依据来源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文本中对抽象与具体的阐释,后者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从表象之中抽象出简单概念、简单关系,也就是阿尔都塞所称的意识形态的概念。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概括为“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

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12],在这一抽象的过程中,表象被当作是既定的东西,从表象到概念的抽象过程被当作是认识的过程,也就是经验论所认为的从“生动丰富”的感觉印象到具备概括性的观念的过程。如果说《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阐明被认为是科学的话,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则被阿尔都塞视为这一科学的史前时期,至少后者之中的诸多概念仍然有意识形态之嫌。

“问题式”为科学与前科学断裂的标志,亦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根本差异。“没有关于理论形态史的理论,就不能弄清和认识用以区分两种不同理论形态的特殊差异性……可以借用雅克·马丁关于问题式的概念,以指出理论形态的特殊统一性以及这种特殊差异性的位置”^[13]。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第一种历史活动是生产满足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活动^[14],同样生产理论的动力源自于解决“难题”的需要。换言之,两种理论的背后都存在着实用主义色彩的背景,但是真正的差异在于对现实难题的拷问方式是多样的,不同的问题式决定了意识形态理论同科学理论的本质差异,对于阿尔都塞而言这种本质差异就是结构上的差异。

首先,理论作为体系化的理论,由一系列具体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组成,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体系往往包含了庞杂的内容,而问题式则起到了标志理论整体的作用,贯穿于一系列具体问题。“如果用问题式的概念去思考某个特定思想整体……把该思想同当时历史环境留给思想家或向思想家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15]。第一,问题式内在于理论整体之中,揭示出理论的整体结构,只有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才能够看透理论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第二,问题式决定了理论的建构方式以及对于具体问题的回答,“一切都取决于问题式的性质……只有从问题式出发,组成成分才能在特定的文章里被思考”^[16],问题式决定了哪些“问题”能够成为问题,而哪些“问题”则会被遮蔽,在这一意义上问题式划定了理论的界限,问题式生产出了理论的各种具体问题。

其次,问题式要通过症候阅读法才能被觉察。阿尔都塞认为理论建构的过程实质上是无意识的过程,理论活动呈现出的主体性实质上是被建构出的结果,理论活动本质上仍然是客观的过程。这一观点影响到了对文本见的评估,思想的问题式以隐性的形式隐藏在文本之后,表现为文本的缺失、沉默、掩盖。在马克思的文本之中

广泛存在这种空白,《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许诺了一种新的哲学,但在这之后则是“哲学沉默”直到恩格斯发表《反杜林论》^[17],《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仅仅把哲学纯粹意识同现实相对立。对于这一从《提纲》到《反杜林论》之间的哲学空白,阿尔都塞解释为理论的问题式发生了转换,这意味着马克思思想从人本学意识形态转变为了历史唯物主义。

总之,阿尔都塞强调应当从过程整体的角度看待理论,把理论视为一个生成的过程,再这一过程中问题式居于核心地位,决定了理论整体的性质,尤其是划分为意识形态理论和科学理论。

3 意识形态与科学的问题式差异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意识形态的问题式与科学的问题式存在结构差异,前者呈现出“镜像”结构,而后者则呈现出开放式的结构,这些结构差异使得意识形态具备特定的政治功能。

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中写到:“主体之所以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只是因为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18]。在这一含义上,一方面意识形态是主体何以可能的条件,另一方面主体是意识形态得以对象化的条件,意识形态通过塑造出主体这一功能才能被理论捕捉,成为理论的对象,即“主体没有意识形态无法成其为主体,意识形态离开主体也将无法运转”^[19]。可见,主体同意识形态是一种一体两面的关系,并不是个体把自身当成主体意识形态才能显现,而是个体把自身当成主体是意识形态的塑造结果。

阿尔都塞引入了三个概念来说明意识形态的塑造作用:大主体、个人、小主体,并且用这三个概念描述意识形态如何发挥作用的。首先,大主体是意识形态的中心,比如上帝就是基督教意识形态的中心,大主体通过镜像承认的方式把个体塑造成小主体,而小主体通过同样的方式承认大主体的中心地位。阿尔都塞在描述这个镜像承认的过程时以基督教意识形态为例子,但在其他意识形态中镜像承认也是相同的。简而言之塑造过程包含了三个部分:(一)意识形态将个人质询为主体;(二)大主体(意识形态中心)和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以及主体的自我承认;(三)小主体对大主体的绝对臣服^[20]。

意识形态塑造出主体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大

主体一小主体”的镜像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小主体与作为大主体的意识形态相互反映,并且这种结构与社会的组织结构是一致的,“整个社会的组织均是按照唤问主体并使得小主体向大主体复归的方式建构”^[21]。“复归”体现为意识形态深度介入到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即实践过程中小主体不自觉地反映意识形态内容,在社会实践中受到现实文化的控制,这与实践活动的结构相关联——后者恰恰是一种主客结构。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也是如此,理论活动往往被视为“主体性”的表征,这意味着不可避免地存在意识形态因素。意识形态理论的问题式结构则同样是镜像反映,表现为对问题的解答隐藏问题之中。如果说问题式决定了理论整体的结构,那么同样也能说问题式作为本质,标志了不同具体理论、具体问题之间的同质性,在这一意义上,具备相同问题式的不同具体理论对不同具体问题的回答并不存在本质区别。例如,在人本学意识形态中,人本质异化的“事实”决定了由人本质复归的“回答”,这一模式既能够在宗教问题中呈现,也能在政治经济学问题中呈现^[22],但本身不改变两种呈现间的同质性。此外,哲学作为典型的意识形态^[23],同样具备这种特征,“这个论点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倾向之间的古老门争史看作是哲学的历史……这个论点等于宣称,本质上哲学没有真正的历史……只是在一个不变范畴对立(物质—精神)中的这种用语倒转的‘无’”^[24]。在理论的历史中,哲学虽然派生出不同的流派、观点、学说,但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提法本质上是宣称哲学的问题式并未发生改变,关键并非在于哲学基本问题所指称的“哲学史事实”(这一问题表达的内容),而是在于这种提法把哲学视为一个无历史的理论对象,诸多具体的哲学理论仅仅只是镜像反映同一意识形态。由此可见,在意识形态理论中,其问题式本质上是反映大主体的镜像结构,表现在具体的意识形态理论便是对把对问题的回答隐藏在问题提法之中。

与意识形态相反,科学理论的结构则表现为“开放式”结构。意识形态的无历史性恰恰标志了意识形态理论的对象不会发生变化。但是“科学在将来任何时候都要继续发生变化,因为知识的过程就其对象本身来说是无穷无尽的”^[25],对象的变化意味着结构同样要发生改变,因此科学理论存在自身的历史,通过一门知识史(理论史)可以把握到科学理论的历史性。在这一意义上,科学理论的生产本身就是“辛苦的劳作”,科学理论不

排斥与理论冲突的事实。

从意识形态与科学的问题式结构看,两者存在不同的社会职能。意识形态的社会职能表现出特定的利益导向。一般来说,意识形态总是不可避免地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揭示了意识形态对于阶级特殊利益的掩盖以及维护阶级利益的社会职能。意识形态所呈现的镜像结构意味着理论建构围绕着意识形态背后的现实的实践利益,“意识形态问题式维护的特定实践利益是生产主体以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26],意识形态作为现实社会结构中的上层建筑,其功能在于通过生产出“合目的”的主体,以保证自身以及社会的持存,可见意识形态的结果本身就包含在其目的之中。在“主体”的生产过程中,服从于意识形态的“主体”以更高效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从而提高生产的效率,但实际情况是这种所谓的“主体”并不具有理论层面的地位,即科学理论的视域内不存在一个不受结构掣肘的真实主体,任何主体性本身是服务于现实意识形态建构出来的“幻想”。

4 结论

阿尔都塞通过强调理论对象与现实对象的区别,揭示出理论与理论对象的辩证生成过程。这一过程被阿尔都塞视为问题的生产过程,其中问题式居于结构核心,决定了理论整体的性质。根据问题式的结构,又区分了意识形态与科学,前者的“镜像”结构实质上同意识形态维护现实利益的社会职能是一致的。同时,当阿尔都塞试图区分出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差异时,其是基于何种视野之下陈述这种差异?对于阿尔都塞而言,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的差异是绝对的,两者之间的结构差异泾渭分明,这同时表明这种差异仍是非历史的,那么能否说这种区分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有意思的是,晚期阿尔都塞强调借助认识论断裂来区分科学与意识形态,实质上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而后者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阿尔都塞的划分也可以说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 [1]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1 页。
- [2] 吴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认识论变革——兼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认识论建构》,哲学

研究, 2021年第2期。

[3]陈硕:《阿尔都塞在今天——纪念〈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发表50周年》,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6年第3期。

[4]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第133-134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3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25页。

[7]张一兵:《问题式:阿尔都塞的核心理论范式》, 哲学研究, 2002年第7期。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47页。

[9]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第158页。

[10]同上, 第165页。

[11]同上, 第17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24页。

[13]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第1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531页。

[15]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第53-54页。

[16]同上, 第55页。

[17]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 第43页。

[18]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第365页。

[19]孔明安、谭勇:《论意识形态的承认机制——基于阿尔都塞、佩肖和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 国外社会科学, 2020年第3期。

[20]同上。

[21]黄进:《问题式界划意识形态与科学——晚期阿尔都塞坚持认识论断裂理论的方法论构架》, 学术探索, 2020年第8期。

[22]张一兵:《问题式:阿尔都塞的核心理论范式》, 哲学研究, 2002年第7期。

[23]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 第44-45页。

[24]同上, 第59-61页。

[25]同上, 第55页。

[26]黄进:《问题式界划意识形态与科学——晚期阿尔都塞坚持认识论断裂理论的方法论构架》, 学术探索, 2020年第8期。

作者简介:潘泽鹏, 2000年2月23日, 男, 苗, 广西柳州, 本科,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